

紙上波兵錄

廖沫沙著

花城出版社

廖沫沙

纸上谈兵录

花城出版社

DZ75/122

968822

纸上谈兵录

岑沐沙 著

花 城 出 版 社 出 版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

广 东 省 经 济 科 学 出 版 社 发 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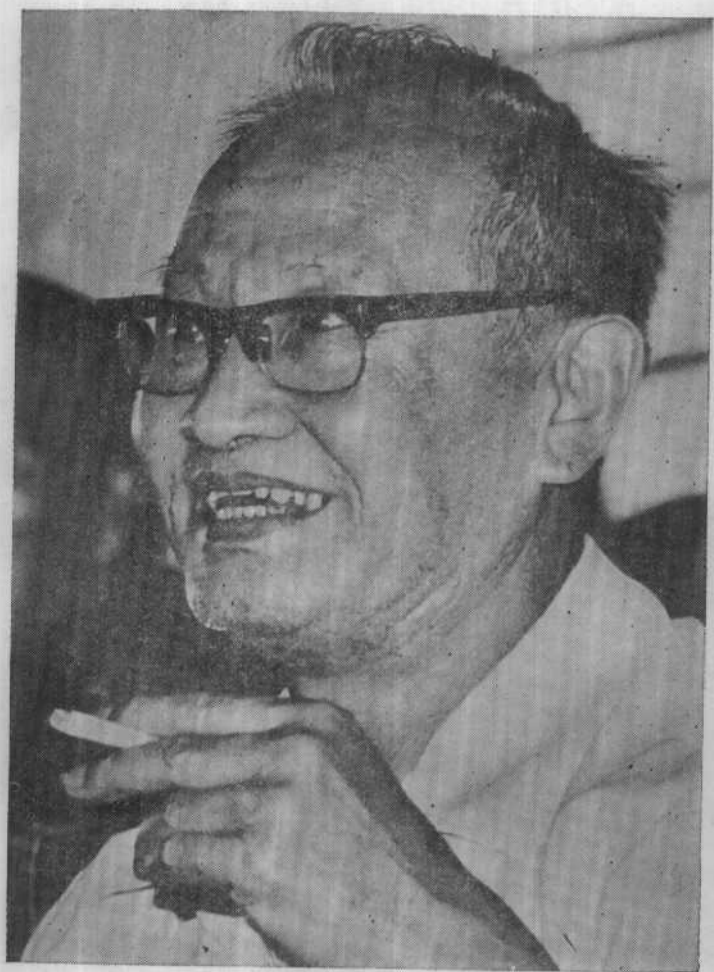
七 二 一 五 工 厂 印 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1.75印张 2插页 230,000字

1984年1月第1版 1984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4,800册

书号 10261·333 定价 1.15元



作者像

7575/12

目 录

颓势已经决定了！	1
大变化的标志	11
飓风是一定要来的	19
平静的一周间	26
山东与东北之战	33
论东北战场	40
风浪环绕着渤海	46
“宣传重于作战”	54
论四平街争夺战	66
国民党军的危机何在？	73
论战局的大转形期	77
战火只隔一条江	87
从禁止壮丁出国说起	91
插进最后的一条泥腿	95
寒流早已南下	99
三钳两斧之战	104
从胶着到溶解	108
一个波浪跟一个波浪	113

又一个大变化.....	118
新的战场·新的形势.....	123
孤岛与海洋之战.....	129
从东北到长江.....	134
东北局势急转直下.....	139
入关与南渡.....	144
饮马长江 南归两粤.....	150
东北西北的大转动.....	156
战场上的迎春曲.....	161
东北战场在消逝.....	166
走廊之战.....	172
大西北在转动了.....	179
从西北到东北.....	183
不断长江滚滚流.....	188
从塞北到长江.....	194
冀察之间的纽带.....	199
“新战略”·“新局面”.....	204
揭穿蒋介石的谎言.....	209
华北华中的推磨战.....	216
西北战场的大变化.....	221
热西·陇东·豫西.....	226
五月攻势.....	231

热河·中原·华东·····	236
中原左右开弓·····	241
两大走廊的出现·····	246
山东和豫鄂之间·····	251
冀东·苏中·鲁西·····	256
飓风突击中原·····	261
全盘大调动·····	267
逝水东流的“攻势”梦·····	272
论秋季大决斗·····	276
展望秋冬战场·····	282
从优势到劣势的蒋军·····	294
秋战场的新变化·····	306
东北蒋军往哪里逃？·····	313
大跃进中的战局·····	320
淮海的第二战·····	326
一九四八年的战局·····	333
从江北到江南·····	343
论渡江之战·····	350
解放军渡过长江看江南大进军·····	357
看沪杭战局·····	363
后记·····	368

颓势已经决定了！

追 求

目前关外无大战，大战在关内。

关内的战争集中于三大战场：山东战场，豫北（平汉线）战场，山西与陕北战场。

这三大战场哪一个战场是主战场呢？这是战略计划的争夺点，摆在我们眼前的是：

山东在“睡眠”，豫北在“活跃”，山西在“激战”，陕北在“冻结”。——似乎是山西成了主战场。

但是，这只是一方面的看法，从另一方面（就是从国民党军的战略目标）来看，却是山西战场不重要而山东战场重要。——主战场应当摆在山东，尤其是津浦线。

何以见得呢？国民党方面的两家报纸的观点可以作证：

四月十三日上海《前线日报》社论如此说：“关内整个军事发展的关键，实在于国军能否打通津浦及平汉等铁路线。因而当前战局的重要性，不在山西而在沂蒙山区及胶济

路。”

四月一日的上海《申报》济南特派员发出的航讯如此报道：“诚如陈诚将军所云：今后军事重点，当在山东。”因而他把打通津浦和胶济两线的部署描写一番，汤恩伯兵团、欧震兵团、王敬久兵团、王耀武兵团，分为左翼和右翼，南面和北面，如何进攻，如何“打通”。

这个看法是不是有所根据呢？有的：去年十二月三十日国民党军的最高统帅蒋介石主席所颁发的军事密令，就是这样说的：

“明年（民国三十六年度——即今年）上半年各部队作战目标，应以打通陇海、津浦、同蒲、平汉与中东铁路诸线，肃清冀鲁晋陕等地境内奸匪，以恢复全国往来交通，确保治安。”

按照这个指示，就规定了作战的程序，应当是：

一、打通津浦线的徐济段，肃清两侧（沂蒙山区与鲁西共军），再打通该线的沧（州）济（南）段。

二、在肃清津浦两侧之际，同时发动平汉线南北两段（由保定正定南下，由新乡淇县北上）的进攻，以打通平汉线。

三、同一个时候，就必须确保陇海、同蒲、正太三线的交通。

四、这样就畅通了华中与华北的走廊，然后麾兵出关，打通中东路，同时把冀鲁晋陕的共军，切成了若干小片，逐一加以“肃清”。——作战全局至此完成。

这样一个作战程序，并不是“无的放矢”，是战争的全

局所规定的了，必如此逐步行程，才有“可能”构成一幅“美丽的全图”。四月二日上海《大公报》北平专电，就把这个行程说明了：

“国军攻占泰安，打通津浦路徐济段后，据观察，待两侧搜索告一段落，国军仍将继续北进。良以今日内战形势，东北为共军最有可能之反攻地区（？），春暖以后定有剧战。……国军在东北兵力虽精而不敷分配，海运空运事实上不可能，必须在陆路上打通一条道路以通华中，然后大军北移，以应付共军春季攻势。”

这个估计，还只说出了一半，事实上何止是东北需要“打通一条道路”？就是今日的华北（包括冀鲁晋陕），何尝不同样需要这条“道路”？因此陈诚将军的说法：“军事重点当在山东”，在国民党军的战略观点上是没有错的。国民党军所应当追求的作战目标，目前应当把重心摆在山东，是毫无疑问的。

动 摇

但是，问题在哪里呢？

问题的第一，是在作战的日程上。蒋介石主席的军事密令，是说“明年（按即今年）上半年各部队应当完成他所说的一切目标”（见前），因此国民党军指挥部有所谓“一月计划”，更有“四月底前掌握津浦，五月以后调赴东北作战”

的计划。可是，如所周知，直到胡宗南发动陕北之战（三月十四日），离开上半年的限期，已经是去了将近二分之一，津浦线的泰安是四月一日才被国民党军攻入的，简直是去了一半的时日了。而津浦全线的打通既遥遥无期，津浦两侧的肃清更是可望而不可即。

问题的第二，是作战的艰苦、牺牲的惨重和达到目标之不易。前者以泰安之战为例：

“王耀武吴化文等部围攻泰安三日，地面战斗屡经进退，实已成胶着状态。据今日（一日）下午四时消息，今晨九时以前泰安尚在共军手中，至十时，攻城国军始有一部渗入城内，进行巷战，两小时后，全部牺牲；下午复有一部分再度攻入城内，巷战又起，迄四时止，守城共军开始向东南方面徂徕山一带撤退，入晚国军全部占领该城。”（上海《文汇报》四月一日南京电）

象这样的苦战，在山东的大汶口、泗水、肥城、费城都无不如此，中央社称之为“是以肉体铺下通路的”。（三月二十九日电）

以后者来说，合众社四月十日济南电，如此说：

“自南方来此之旅客谈称，共军袭击队现在国军后方活动，故只能白昼旅行，济南徐州间数百公里之津浦铁路线，因缺乏路轨及其他材料，修理不免迟缓。即最抱乐观之人，亦谓济南南京间交通，非俟鲁中决战击破共军主力后，不能通畅。”

问题的第三是鲁中“击破共军主力”的计划是否可能呢？回答是否定的。而且问题不仅仅在鲁中共军，环绕于津浦线及苏北鲁南的共军，也都是国民党军打通津浦线不可克服的阻力。这些共军至少包括：

沂蒙山区的共军主力。

集结临沂外围者，分布沂水莒县地区（《大公报》十二日电）

“台枣线上的共军”（《大公报》十一日电）

鲁南“东起沂水西达微山湖”的共军（《文汇报》九日电）

皖豫边区亳县西南魏风楼部、李长吟部、李浩然部共军（上海《申报》四日电）

苏北与苏中“共军游击队随国军之肃清反显增加，如皋、南通、靖江三角滨湖地区共军亦时常出没。”（《文汇报》九日电）

这些多如牛毛的共军，布满在津浦线的东西两侧、南北两段，是永远无法“肃清”的。“美联社”记者米尔克斯在鲁中观察的结果，不觉皱紧眉头叹道：“中国内战的重要特点之一，是没有战线或固定阵地的，是平原与山地，乡村和田野的一种奇异的混合。”（该社十二日电）这就可见津浦线作战的艰难和打通之不易。王耀武司令是眼看到这一点而悲观太息的，他说：

“政府军实力与配备虽优于中共军，但驱逐共军，恢复津浦与胶济铁路交通，谈何容易？”（合

众社济南十二日电)

要打通一条津浦线，竟如此困难，国民党军指挥部的作战计划，怎么可能不发生动摇呢？

幻 灭

动摇的结局，是幻灭！

打通津浦线既如此困难，而作战的限期（半年）又如此迫促，环顾整个战局，就没有一个战场是打得好和打得漂亮的。美国《纽约时报》早已大喊：“蒋介石要击溃中共似乎比一年前更加希望渺茫了，蒋的政府在战场上丧失了威望，并失尽国内人民的信任。”（三月十七日该报社论）如何挽救这个尴尬局面呢？

三月十九日胡宗南将军打进延安，以一个新的军事战场，换取“宣传战场”的“胜利”。

但是这个“胜利”，现在显然是幻灭了。为什么要打延安和打延安的结果如何，这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了。除开占领延安，还能得到什么呢？

但也由此展开了内战的另一种新的局面。这局面首先是表现于陕北战场，其次是表现于山西战场，再次是表现于豫北和冀西战场。

陕北战场与山西战场事实上是包括在一个战略范围中，应当是一个战场，但为了叙述的便利，分开来谈吧。先谈陕北。

胡宗南将军打进陕北以后的态势如何呢？四月十九日中

央社报告其进入陕北的一月战果：“迄今一月，先后在陕甘宁三省光复十六县，计陕西境的鄜县、甘泉、延安、安塞、延长、延川、清涧、保安、安定（瓦窑堡）、横山、定边、靖边十二县，甘肃境的庆阳、环县、合水三县，宁夏境的盐池一县。”

但是他这个报告却分明是“纸面胜利”：第一、安塞和保安是曾经占领又退回来的；第二、到了安定，现在又走回头路；第三、就是延长、延川、清涧、延安、甘泉、鄜县也仅仅只占领了空城，占领了孤立的点；第四、鄜县、甘泉以北（延安以南）的劳山镇，延安以北（安定以南）的永平都还在共军的手中，延安市的两里以外就有共军的活动，这算是什么“占领”呢？

陕北之战揭开以后，国民党军和中共军还只正式接触过两次：一次是三月二十五日在延安东北的青化砭，另一次是四月十四日在安定（瓦窑堡）以南约三十里的山地。前一役国民党军损折了第三十一旅五千余人，后一役国民党军损折了第一三五旅一个整旅。

这是略近于主力战斗，其他零星小战斗，则近及延安咫尺的杨家岭、金盆湾、南泥湾，随时随地都有。

胡宗南将军的十五个旅进入陕北，造成了怎样一个局面呢？说来是非常可悲的：第一、占领了一些点，但是把他所集中的兵力逐步分散，作了守备兵；第二、集中一些兵力，想打通延安到榆林和延安到定边的两条通路，迎接邓宝珊和马鸿逵两个部队来接替陕北的防务，但是至今胶着于这两条通

路上，不能实现；而第三、分散在一些孤点上的守备兵却由于弱点暴露，生活给养的艰难，许多地方不能不走回头路。一三五旅就是从安定回延安时被歼灭的；第四、由于国民党军进入的是陕北边区，这是一个没有任何老百姓肯帮忙的地区，搜索侦察都无把握，所以一切的行军作战，都等于盲人骑瞎马，到处扑空，到延安如此，到安塞如此，到延长、延川、清涧乃至瓦窑堡亦莫不如此，可说是一无所获。

但是后果的严重，不仅在陕北而在山西。

胡宗南将军的十五个旅到了陕北，前脚进陕北，而后脚却在山西被人切断了。四月十日《大公报》从太原发出来的电报就这样说：

“晋南战况已愈演愈烈。共军此次之攻势系乘国军（即胡军）重兵扫荡陕北之机乘虚而入，致使若干处国军（胡军）不得不转移阵地。”

晋南一向是胡宗南的防地，但是这个后腿现在是被共军切掉了。

正当胡宗南在陕北进入“冬眠”的时候，山西战场的晋南、晋西北、豫北以至冀西，燃起了一片大火：

二日，晋南共军开始进攻。

三日，豫北共军攻下淇县（平汉线汤阴汲县之间）。

八日，晋北共军进击右玉，威胁左云、怀仁。

八日，平汉线保定以南共军下正定、元氏，攻石家庄。

这一个围绕山西战场的东西南北之战，显然使得在山西的国民党军和豫北冀西平汉线上的国民党军措手不及，其抵

抗力的薄弱，是不难想见的。

战事发展到本月二十日左右，晋南中共军以破竹之势，攻下浮山、翼城、绛县、新绛、河津、稷山、曲沃、猗氏、万泉、荣河、汾城十几个县一大片土地，直迫襄陵、临汾；联系晋西的离石、隰县、蒲县，把晋西、晋北、晋南晋东南打成了一片。晋东和冀西方面（平汉正太两路线），则新乐、正定、行唐、灵寿、获鹿、元氏都被共军攻下，与藁城相接，形成对石家庄的包围圈。在豫北战场，刘伯承邓小平部共军的攻势是开始于三月二十八、九，一连攻克阳武、延津、原武、封邱、濮阳，到本月十八日为止，更攻下濬县、滑县、淇县、道口。

这样一个态势对内战的全局将发生怎样的影响呢？

打山东不成打陕北，而真正的大战局面却既不在山东产生，也不在陕北产生，而在山西战场出现。在国民党军指挥部的作战计划中，显然是事出意外，此其一。

而山西之战，现在（至少在最近）是处于一个不可挽救的颓势。本月十日《大公报》北平专电说：“晋南战局正紧，该部（指驻晋中之孙连仲所属的鲁崇义部——引用者）东调（赴援平汉线石门），则临汾、灵石必须由山西部队接防，是以晋南局势如一时不能获得陕北胡宗南部抽调增援，则尚难转移。”然而，陕北的胡宗南部是抽调得的么？万万抽不得。此其二。

胡宗南陷在陕西（约三十万人），汤恩伯、欧震、王敬久三大兵团陷在山东（约五十万人），现在只剩下薛岳——

这一个疲惫之师去增援晋南，而豫北（山西与山东之间）形成了单薄的空隙，谁能料得定共军刘伯承这支驰骋南北战场有名的机动兵团，下一步驰向何方呢？他可以南下（迫新乡郑州），西去（沿陇海线与李先念部共军接合），东来（临开封入皖北），把蒋介石主席在军事密令中所指示的作战计划，搅得稀烂，无法收拾。此其三。

而最大的问题还是国民党军正规部队总兵力的两百四十八个旅，已经有二百一十八个旅调上战场作战，百分之九十的力量都拿出来了，这两百多个旅已经损折七十旅（约三分之一）以上，其余摆在山东、陕北、东北这几个大战场，从今以后，再向哪儿去集中大兵力，象过去一样进行攻势呢？

这是决不可能的。山东的兵不能抽，也不能退出，陕北的兵也不能抽，更不能退出，那就只好让中共军在山西和河北平原，豫北的黄河南北，陇海线的山东两端，纵横驰骋，要进攻哪里就进攻那里。

定 命

于是乎，国民党军的颓势，在整个内战局势中决定了，国民党军的战略计划也为之全部粉碎。

山东是主战场，还是山西是主战场呢？现在已不决定于国民党军，而决定于中共军，因为战略的主动权，现在是完全操在中共军之手。命运是已经定了！

（原载香港《华商报》，一九四七年四月二十四日、二十五日）